

「播種者」的精神工坊

東冬·侯溫實踐的流動路徑

The Spirit Workshop of Mtukuy: A Practice in Tribal Community of Dondon Houmwm

文／李寅彰 Li Yin-jhang (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

圖／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Elug Art Corner

那山 那人 Truku

2004年行政院通過「太魯閣族」(Truku)為臺灣第十二個原住民族群。「Tru」原指三種地形所構成的山坡上的臺地，也指涉該族因殖民歷史與生活居住而遷徙至三個不同分布的溪谷範圍。關於「Truku」的語境，在地形的描繪上指「斜坡上的平臺」、「居所」、「瞭望」之地的意思，而在生活的語境中，是指「我族」、「我們」或「我」的第一人稱用法，也強調一個人「內在」的特質。

「我自己不能代表『太魯閣』(Truku)，而『我』也不能代表『我們』。」東冬·侯溫(以下簡稱東冬)道出他的創作與藝術實踐是源自於生活，也汲取於部落的文化，並在「我」與「我族」的對話中省思。他意識到身為原住民族裔的藝術工作者，一方面在部落裡有著多重的身份，如參與部落的政治議題，甚至是傳統儀式的傳承者；另一方面，創作「以介入部落」的方式，作用在「傳統轉化」與「當代創新」的問題，進而描繪出當代人的存在狀態。

路的方向，就在兒路上

「Truku」在東冬的實踐中，既是精神的源地，也是尋覓自我的意念之徑。2009年東冬率領部落青年



在蓋好的傳統家屋前，祝福這片土地與家屋，日後將成為日後部落族人交流的場域、記憶傳承的所在。

共同創立「兒路創作藝術工寮」。

「兒路」(太魯閣族語: Elug)，指的是「道路」之意。藉由音譯族語「Elug」一詞，「兒路」轉譯了族語的意境中希望一個人以純真、誠摯的心，尋找先祖之「道」。對東冬而言，「工寮」有著他對祖父生活的記憶，也憶起小時候睡在工寮裡，聽了祖父談起很多的神話故事；工寮之於東冬是一個可以說故事的地方，可以進行創作，也創造對話的環境。

在「兒路創作藝術工寮」的實驗精神下，藝術實踐能如同先祖之道的倫理美學，引領「Truku」的精神。這些實驗性的創作跨越傳統樂器、劇場、表演、行為、裝置與錄像等不同媒材的侷限。然而，在實驗與實踐之



1	2
3	4

- 1 「巴托嵐之心—兒路唱故事」的活動紀實。這是兒路創作藝術工寮第一次以劇場的藝術形式在部落中進行表演，每一場都充滿著人潮。
- 2 兒路創作藝術工寮舉辦山谷音樂節，將部落音樂、產業、市集、創作集結，邀請大家來到山谷間參與活動。圖為2019年於慕谷慕魚旅遊諮詢中心舉辦的「謠喚初音—山谷音樂節」。
- 3 與部落族人一起重建傳統家屋。保留了耆老腦海中的部落文化與技藝，現今也是年輕人聚集的場所。
- 4 將部落採集的古謠，與銅門國小的小朋友一起學習及吟唱，散播文化的種子。

間，也讓東冬瞭解藝術創作與部落連結的重要性，進而以「Phpah藝術聚」建立屬於部落的藝術產業平臺，串連銅門部落週邊的鄰近部落與聚會場，讓遊客看到部落的流動與遷徙，也讓部落族人穿梭於個人與集體的歷史記憶之間，共同感受「Truku」的生命力。

藝術實踐的流動路徑

「身為一位原住民藝術創作者，其實會更加反思原住民這個身份，以及創作的轉化與期許。」東冬提到，早期的實驗劇場或環境劇場，很難讓部落裡的人看到傳達的內在內容。但是透過部落產業發展的田調，從記錄古老家族的工藝到創新部落工藝的可能性，使他覺察

到這樣的實踐路徑，更能夠深刻地連結到部落，並實際地提升部落的經濟發展與對外的合作。

「Truku」的精神狀態，就流動在「兒路」當中，並深化為各種創作的路徑。換言之，「流動」是東冬的實踐徑路，呈現抵抗、反對、翻攪、雜揉等各種介入的狀態，而從中將過去被殖民隱沒的、未曾定義的、或不被定義的事實，反轉成必須直視的對象，形成「讓部落開始說故事」的契機。例如，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進駐到部落，其創作的思考與過程除了能讓族人瞭解工藝的傳承之外，也讓部落開始有了與外界共創與跨域合作的機會。

說故事的人—「播種者」(Mtukuy)的運轉力量

「我實際上是一位觀察者與推動者，我要讓部落開始說故事。」東冬的這股力量，傳承了族裡傳統的儀式—「覲」(太魯閣族語：Smapux)。Smapux在「Truku」的語境中，指的是「運轉療癒力量」的人，而這股力量呈現了「藥」(sapux)與「治療」(mspau)之間的運作之力，考驗「語言」作為溝通的能力。例如，當這股力量作用在「Phpah藝術聚」時，在時間的累積下，這些實踐從紀錄片、音樂到相關的展演活動，重新讓部落的神話、傳統習俗或日常生活，再一次地因為藝術而有了新的靈魂，而顯現特殊的凝聚力。

2020年Pulima藝術節命名為「mapalak tnbarah 路 折枝」，指涉藝術的創造性具有「毀滅」(排灣族語：mapalak)與「新生」(太魯閣族語：tnbarah)的意涵。其中，東冬以「Mtukuy播種者計畫」策展，分別從「駐村創作」、「創作影像紀錄」、「新工藝再造與設計」、「播種者創作展」，呈現藝術介入、轉化到新生的運作過程。一方面邀請非原住民的當代藝術家到部落駐村，並進行現地製作；另一方面在「smatux 徑界」的系列活動中，邀請當代工藝創作者與部落傳統文化工作者們進行「手作」(太魯閣族語：smatux)交流的工作坊，這些技藝包括弓織帶、藤材家屋、口簧琴等。



- 1 「新貝珠工作坊」的工藝製作，使用新的媒材重製泛紋面族群的傳統飾品，圖為女性飾品。
- 2 圖為2019年「Phpah藝術聚」邀請之駐村藝術家—林介文，同為太魯閣族的她，與九位不同族群背景的年輕織者共同創作作品〈晒田〉，將作品展佈在銅門部落的祭場。





$\frac{1}{2}$

- 1 從認識部落開始，實際參與藝術聚的籌備過程。
- 2 「Mtukuy播種者計畫」的「Smatux徑界系列工作坊一口簧琴」，傳遞新工藝再造與設計的精神。

在活動中，每個人都是「播種者」(Mtukuy)，所到之處也都孕育著生命。特別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當他們對「Truku」有了深入的瞭解，那個被創造出來的特質，就猶如「新工藝」的誕生。東冬認為，在這項策展中，他希望能從工藝的媒材中，透過這些物質看到地域的流動、族人的技藝，以及族人的古老智慧。然而，東冬流動的實踐路

徑，是他隱身在人群中展開的觀察，例如，他發現路人或訪客看到部落使用非傳統材質進行工藝製作的時候，那個與既定印象衝突的事實，正是引起他反思的內容。但是這也讓東冬意外地發現到，置換工藝的材質如同轉換原本歷史的語境，所展開新的提問，而正是這個說話的能力需要被提取出來，成為話語的力量。

東冬就像一位「說故事的人」，他的交流能力，源自於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先祖的自然觀，並將日常生活的經驗轉化為對「Truku」的感念。而「Truku」就在路上，就在藝術轉化為溝通的語言，實踐出多種流動的路徑，從而運轉出「Truku」說故事的力量。於是，「Truku」將娓娓道來「太魯閣族」的歷史變遷，以及身為銅門部落的當代創作者，如何從族人的殖民歷史、生活與傳統文化當中，再一次思考原住民族的人文歷史、傳統信仰以及地方創生的實踐。🌱